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舒秀岐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三　　明　王守仁　撰

附録二

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

以三淛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戸上疏辭

免謂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病已纒固

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郴衡諸處羣孽漏殄尚多葢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辨此也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

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

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叛奉敕往勘以

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佖迎

告濠反先生遂返舟　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

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

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

素有詩文名屈致皷衆株連富民朘剥財産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刼掠以佐安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爲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爲武宗後其内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凈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刼逃瓊責期必獲濠始

恐復風諸生頌已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䧏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鋭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讎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内主上迺令太監韋霦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

疏曰近奉勑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
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祖
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横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
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
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
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
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
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

疏入忠彬等賛之欲内閣降勅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營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

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顔頥壽往諭革其護衛元領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覩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讃建議選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

事且舊制凡抄解宫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宴罷密名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駡不

絶口校尉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
天忽陰曀遂刦鎮巡諸司下獄收其印於是太監
王宏御史主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
濂叅政陳杲劉斐叅議許效廉黄宏僉事顧鳳都
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縶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僞置
官屬以吉暨佘欽萬鋭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
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念四等各爲都指
揮叅政王倫爲兵部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

輩俱聽役脇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
都指揮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
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　始濠聞武宗
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
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
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
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
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

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橱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　初寧獻王矅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内人争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澿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

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

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旣戕害守臣因刼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

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寅襲南康

知府陳霖等遁已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

頴指揮劉勲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

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

迈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内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魚舟得脱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爲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顔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揺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

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
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
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
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
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
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
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
兵六萬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

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爲李士實劉養正内應僞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覲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栱𣚍與萬鋭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李斆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賛軍務指揮葛江爲僞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

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欽淩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　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覬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赣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先生在吉安守盖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

諸賊舊以茅爲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
木創屋萬餘令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
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
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
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奈何已
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命上便道省葬疏意亦遭變暫留始爲牽制攻討俟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時奉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賫僞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畧曰陛下在

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
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
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
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
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皇上痛自克
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迹
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
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己酉誓師庚戌

次市汊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於樟樹自

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暐以十三

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

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南安

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

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黄冕各

以其兵來赴已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
伏于新舊㕔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
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汊分布既定
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
嚴及㕔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
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栱樤萬
鋭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
居民分釋脇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

濂劉棐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鬬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内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黄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强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

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
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揖王冕王
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
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
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遠出賊後璉德孺張兩
翼以分其勢乙夘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
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
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

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

密爲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以合丁已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别多赴水死濠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養正劉吉佘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横丁槓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勲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脇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郟文馬驥

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已未得榥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闕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闔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　洪嘗

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為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光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内善飲食之縛齎檄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諭官民聞鈗與瑞昌王助逆遣

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黄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徇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即前賫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遽白哉　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屏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

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 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輒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

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
想不僞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
學　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
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
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
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内結極易辯
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奪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

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怗竊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益

王淮王餉軍留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叅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滞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

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户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叅隨貟勑同迎以入

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勅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迈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卧不出聞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旨兼廵撫江西遂從湖口還　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爲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廵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

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
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
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
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
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
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於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
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
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

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宴

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已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

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

亂小民乘隙為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畧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覩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寛恤之虚文不若蠲租之

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爲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别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爲顯戮削其禄秩黜還田里以

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　按是時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叙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黄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

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

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

觀内省爲求之於内是以己性爲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

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

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内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内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脱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

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

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其事者至諫止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

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於疏内再上之始議北旋　尚書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内應人懷覬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亡

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搆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兹行也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己開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䕶衛爲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䕶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　洪謂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盖忠

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在
畏師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輿還宮以起世宗
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
嘉靖我邦國則改元之兆先徵於兹矣噫豈偶然
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叅
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得三
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爲曰吾聞交

阯有内難出其不意而擣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爲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佯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癡乃至此耶立與絶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兹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

張許等索賂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

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寃

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同門

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哭之元亨

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爲主而謹於一

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囚日涕泣至是稍稍

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

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枲不輟暇則

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
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
則囚服不釋麻枲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
門袵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畧曰憶龍岡嘗自
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素厚善
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
舟顧龍岡呻吟昏瞀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

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舍語予若此已卯二月也

其年六月濠反子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於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

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

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著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産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税境内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虔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

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艮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

侍博學見先生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　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鋭皆守

舊學相疑唐復以撤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眞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啓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茍以是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於心忍乎求眞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宫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

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沈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墳墓爲祖墓者何以爲辯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

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　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爲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爲何如也間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

無餘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録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倣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

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嗚究録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兗爲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

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　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厓韜方叔賢同時家居爲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虚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

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葢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説話太多且語意務爲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

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遺弟以諒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

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六月赴內名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

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

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名用敕至爾可馳驛

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

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朝廷新政武

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

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畧曰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罹暧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搆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脱

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　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敝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

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爲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敝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抆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洪獨潛伺動定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

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黄文煥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别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賛機務歲支禄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

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
吏部題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
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
集先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
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搆朋興禍
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
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
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幸

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王文成全書卷三十三